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 第十六回 二路大軍旗開得勝 三關連營馬到成功

上回書說到孟春達砸死了川金龍。砸死川金龍怎麼那麼多個聲音呀，「當」銅人槊打到他槍桿上了，「啪」，槍桿彎了，落到頭盔上了，「撲」腦袋漏了，「撲通」，掉馬下了。孟春達把川金龍砸死了，手舉銅人槊，

「小子，誰再過來？」這時候川銀龍急了，眼珠子都紅了，這叫打仗親兄弟，上陣父子兵啊。

「膽大宋將，你把我兄長砸死了，你哪裡跑？」

他催馬端槍就過來了，大槍直奔孟春達，人到馬到，槍就到，「啊，你過來了，開！」往外一架，川銀龍的槍就撒回去了，沒架著，他敵意躲著孟春達的槊。

「你叫什麼名？」

「我叫川銀龍，你看槍。」

槍又奔他紮去了，孟春達連架三回戰馬盤旋，跟他征戰也不過三四個回合，他大槍再奔孟春達紮去，孟春達雙槊並舉，喊聲：「開！」這下槍沒抽回去，跟槊碰上了：「當——」「悠——」大槍就出了手了，「唉喲！」手一哆嗦，這虎口全破了，川銀龍撥轉馬頭，轉身就往下跑，孟春達一看哪，追，不能放跑他。他催馬就追，林素娘在後面觀陣一看那，「哼，我看孟春達鬥志正旺催戰鼓給他助陣。」「咕嚕咕嚕...」孟春達一聽，這是元帥給我助陣呢，元帥告訴我啦，聞鼓而進，聞金而止，聞鼓不進，聞金不止，犯者殺。這是元帥讓我前進呢，我不能後退呀，追，這匹馬「踏踏踏踏」就追下去了。追上了川銀龍，他剛想舉銅人砸他，有人嚷：「孟將軍，要活的，抓死的功勞小。」

「啊，要活的功勞大呀，好啦。」孟春達把一對銅人槊交在左手，抓住川銀龍後面的絆甲絲線，「小子，你過來吧！」就像抓小雞似的就給捉攔過來了，「來呀，綁上。」他往地下一扔，宋軍趕忙過來一看：

「啊，孟將軍還綁什麼呢，你給摔死了。」

「你看看這小子腦袋也太糟了，行了，死就死吧。」

孟春達一看番兵正往雙山口裡邊跑呢，他一想，我趁熱打鐵吧，追！又繼續前進。番兵們過了戰壕把浮橋撤了，就奔雙山口他們的營盤裡頭去了，孟春達這匹馬來到戰壕附近了，一勒馬，「吁！」這匹馬「唏溜……」一聲嘶鳴，好懸掉下去呀，這戰壕呀，有一丈來寬一丈多深，壕裡頭釘了不少鐵樁子，竹樁子流尖流尖的尖兒朝上，人掉下去非穿死不可，「唉喲，這戰壕過不去怎麼能奪得老龍頭雙山口呢？」後面那個個鼓「咕嚕咕嚕」，還響著呢！元帥還給我助威呢，孟春達一想，我得想法奪過雙山口，闖過他們的營盤那。他衝著他的寶馬花斑豹說話：「老花呀，這麼寬的戰壕你能不能跳過去，啊？」再看這匹馬，「唏溜溜溜溜」，「噢，行啊，行，咱們就試一試。」孟春達雙腳一踹蹬，雙手一抓鐵過梁。心想：成敗就這一下子了。他一使勁，這匹馬騰就跳過去了。番兵有的還沒進營門呢，「了不得了，這個大個子跳過來了。」番兵就全進營門了。他們進了營門，有不少番兵推著營門上鐵門柱，這個門拴還沒等上上呢，孟春達的馬就到營門了，一舉銅人槊，

「開！」啊，「咔嚓」，營門開了，一邊擠死八個，兩邊擠死十六個，孟春達催馬就進來了，番兵又呼喊著逃跑……林素娘的人馬隨後也就搭好了浮橋，闖進了雙山口，一陣兒就把老龍坨給奪過來了。

這些番兵是抱頭鼠竄，其好像是風捲殘雲，雹打落葉，「嘩啦啦……」，這叫兵敗如山倒哇，把老龍坨陣地給讓出來了，林素娘一看，既然奪過了雙山口，天還早，「繼續行軍。」人馬又繼續前進，追趕敗軍，一直追了幾十里地，天黑的時候才安營紮寨。

簡單截說，第二天，人馬就來到了鐵甲關。花面閻君姚山動催馬來到元帥林素娘的跟前：

「元帥，我們來到鐵甲關了，離番邦營盤不過三四里地了。」

林素娘來到外面，登高處，隱蔽身形，注目觀瞧。番兵的營盤連營接連營，帳篷接帳篷，足有百萬之眾。

林素娘暗想：「不知道阮英他們在裡頭怎麼樣了？糧草還能吃幾日？盼救兵之心，一定急切呀！」林素娘吩咐：

「就在此地安營紮寨，埋鍋做飯。」林素娘坐到中軍寶帳之中。

「眾將官，眼下，城中我軍被困，急待救援，我們到此，須有人闖營過去，告知城內，救兵已到，以定裡應外合，殲敵之計，不知何人敢闖營送信？」

孟春達說：「元帥，我去闖營行不行啊？」

「孟將軍，兵奪老龍坨雙山口你也辛苦了，應該很好的休息休息，明日再說吧。」

「元帥，我一點也不累，我今天就去吧，你不常說，救兵如救火嗎？那等著特別著急。你不怕他們斷了糧食嗎？元帥，我今天就去吧。」

林元帥看了看孟春達，一想，老龍坨這一仗，我對他有所瞭解，你別看他長得渾拙猛愣的，打仗啊，他還真不缺心眼。「孟將軍，本帥今就派你闖營報號。」林素娘拿起一支將令：「孟將軍聽令。」

「在！」

「這支將令我給你，到裡頭見到南路招討使阮英元帥。問明白裡頭一切情況，我給你帶書信一封，你把阮元帥的回信給我帶回來。聽見沒有？」

「聽見了。」

「這個事能辦成嗎？」

「能辦成。」

「孟春達，你可要多加小心。」

「沒事兒，你把令箭給我吧。」

孟春達接令在手，把令箭插到了背後。

唐鐵牛說：「徒弟呀！」

「師父。」

「闖營報號我看你還可以，不過師父我囑托你一件事，你可千萬要記住有個叫『神力牛』哈雷的，這個『神力牛』哈雷呀是番王哈天棟的兒子，這小子身高個大，一雙短把牛頭銳，力大無窮啊，師父我心地善良，沒忍心把他傷了，你要碰見他可得多注意，聽見沒有？」

「師父，還有什麼說的沒有？」

「沒有了，你就注意『神力牛』就行了。」

「哦。」

林素娘不放心，又派花面閻君姚山動和吳賓帶領三千人馬去給孟春達觀敵瞭陣，孟春達闖營成功了，就直接到裡頭見阮英，要是孟春達問不進去，要趕緊把他救出番營。姚山動、吳賓接過令箭，帶領三千兵跟隨孟春達，開了營門。

孟春達催馬直搖就奔著番邦的營門來了。

「小子，我來了。」番兵一看，啊，來個大個子，「別往前走了，再往前走就開弓放箭了。」「啪啪啪」，離翎箭就像兩點似的向孟春達射來，「唉，開，開、開、開！」「當！」把營門砸開了，他催馬就進去了，這傢伙皮糙肉厚，帶點輕傷也不在乎，催馬闖進了連營，舉起銅人槊打得番兵死屍躺地，血肉橫飛、戰馬再往裡頭來，對面來了一匹馬，馬上端坐著一員老將是金盔金甲，手中端著一口門扇大刀，說：

「膽大宋將少往前來，我讓你馬前喪命，刀下做鬼！」

孟春達一看，是一位白鬍子老頭哇，「哦，你是牛嗎？」他把「神力牛」哈雷呀全忘了，光記住一個「牛」字，「你是牛嗎？」老頭一聽，氣得夠噲，我怎麼是牛哇？

「膽大宋將你不要胡說八道，我是哈天棟的老都督川奇客。」

「川奇客，哦，聽說了，川金龍、川銀龍是你兒子，他倆都被我給收拾了，你是他爹，你這麼大歲數，你，你還能行嗎？」

老頭一聽，「好哇，我倆兒子死在你手了，你看刀！」

刀就奔他削去了，孟春達一想，我在這兒不能耽誤哇，我得趕緊往裡頭見南路招討使阮英啊，唉！「當」，這老頭的大刀就飛了。「行了，你別再跟我打了，我要你的命！」「嗚」，銅人槊就砸下去了，「撲！」川奇客被孟春達打得腦漿迸裂，「撲通」，栽落馬下。「走嘍！」他催馬繼續往裡殺，孟春達這匹馬如入無人之境，不大會的工夫，他就殺過去了，為什麼？番兵一看擋也白擋，乾脆給他閃開道路吧。孟春達催馬打南營門，他就出去了。孟春達來到鐵甲關城門以外，一看鐵甲關的城上挑著大宋的大旗，順風飄擺。

「喂，上面有人嗎？」

宋軍早就看見他了：「哎，別走了，再往前走一步開弓放箭啦，你是十什麼的？」

「啊，啊，我是報號的，見你們裡邊的頭，頭，元帥。」

「你是哪的？」

「我是二路的副先鋒，叫孟春達。」

「別走了，你把馬勒住，等會兒。」

「唉，二路兵來了，趕緊稟報吧。」

朱軍趕忙順馬道下城牆來到中軍寶帳。

過兩天阮英更瘦了，成天緊鎖眉頭哇，二十歲的小年紀，擔任著國家這麼重的擔子，頗感吃力。另外阮英是綠林出身哪，頭一次經歷過樣的事，眼下三十萬人馬的生命，還有城裡的老百姓們的生存，都壓在他一人的身上。阮英被困已經一個多月了，這個糧草呀早就節省著用了，應該吃乾的，喝稀的了，還得分給老百姓一些呢。弟兄們坐在旁邊都是一籌莫展，旁邊時長青、花雲萍說：「阮賢弟，剛才聽軍兵來報，北而炮響了，又來一部分人馬，看樣子不像是番兵。能不能是咱們二路人馬呢？」

阮英說：「但願如此吧。」

「報，稟報元帥。」

「何事？」

「外面來一個闖營報號的，他說他姓孟，叫孟春達，要見我們南路招討使阮元帥。」

「啊！」阮英當時眉頭就開了：「什麼？我們報號的來了？眾將官，隨本帥到城頭上觀看。」阮英到帳外，帶著小八義弟兄，還有些軍官、將校來到鐵甲關的城上，手扶垛口往下一看，嗚！這個大個子。尉遲霄、孔生一看，「哼，俺兩個兒不小，跟他一比成了小三號了。」阮英說：

「你就是報號的嗎？」

「啊，我是報號的，哼，哪個是阮元帥啊？」

阮英說：「我就是阮元帥，我叫阮英呀。」

「你就叫阮英啊，唉呀，你長得象猴似的，那麼小的個兒，在城牆上垛口上剛露出個小腦袋來。怪不得你被困呢，你這麼小個，人小力單還能不被困嗎？」

「啊，啊……」阮英心想：這個人也太不會講話了，對我也太不尊敬了。「那麼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叫孟春達。」

「二路人馬來了有多少？」

「好幾十萬兵。」

「那元帥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們元帥呀是我大姑，她叫林素娘，是女的。」

阮英一聽：怎麼還是他大姑呢？什麼亂七八糟的！

「好吧，那麼孟春達，你既然闖營報號，可有令箭？見令箭本帥給你開城。」

「唉，我帶著呢，元帥叫我拿令箭來找你，唉喲，完嘍！」

阮英看，「怎麼了？」

「令箭，我打仗的時候，丟了。」阮英一想，唉，這令箭丟了，我怎麼放你進城呢？雖然說你不是奸細，我也相信這個人，混濁猛愣、傻乎乎的，他不會編瞎話，可沒有令箭以什麼做根據呢？

「這，你沒有令箭，我怎麼放你進關呢？」

「唉，這麼著行不行，你在上頭等著我，我回去再去討令，我討回令箭，再進城好不好？」

阮英一想：這也不是鬧著玩的，那麼一片營盤呢，你隨便過來過去的，那有許多番兵哪。「你，你……」

「我走啦。」催馬又回去了。

孟春達走到半道上，他又跳下來了，把馬肚帶緊了一扣，他二番上了馬，手舉銅人槊，「小子們那，我又回來了。」催馬又回來了，番兵一看那，營門剛關上，他又回來了。孟春達人到馬到，「啪！」舉銅人槊又把城門打開了，催馬又進去了。進去不遠，前面來了一員番將，說：「膽大的宋將，你進去這麼一會兒又出來了，太小看我們了，你看又！」

這個人端著三股點鋼又奔孟春達就去了，「開！你是牛嗎？」他見誰面都問是牛嗎。

「什麼？我叫白一郎。」

「唉，我找牛，不找狼。」

「唉，你看又！」這個又又奔他紮去了，孟春達用槊架開，再一槊，就把這個番將打死馬下。「走嘍。」「嗒……」催馬他往裡頭殺，眼看要出營門了，對方番將又把他擋住了。

「你是誰呀？你是牛嗎？」

「我不是什麼牛，我是白一虎，聽說我大哥被你給砸死了，你看刀！」

「就是沒有牛，又來了一個白老虎哇。」

他拿銅人槊打了不幾個回合，把他兵器給打飛了。

這個，我得拿活的了，別都砸死了，見元帥去請功吧。「小子，過來！」他一把把白一虎給抓過來了，來到腋下，一個手拿著

銅人槩就殺出了番營，番兵一看，這傢伙，簡直是天神下界了。萬夫不擋之勇啊，可了不得了。他夾著白一虎回了宋營了。

「開營門，我回來嘍。」

營門開開，他來到中軍寶帳外下了馬，夾著白一虎就進來了。

「元帥，我回來了。」

林素娘一驚：

「孟將軍，你回來了，這是什麼人？」

「拿來的一員番將，來吧，把他綁起來吧。」

「撲通！」往地下一扔，元帥一看這個人都不動彈了，宋兵過來一摸，白一虎呀都不喘氣了。

「唉，孟將軍哪，您勁頭太大，這不給夾死了嗎？」

「媽的，這小於長得也太糟了，埋了吧。」元帥林素娘說：「孟春達呀，你見著元帥阮英了嗎？」

「哼，見著了。」

「進城了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那你回來幹什麼來了？」

「哼，元帥，你殺不殺我吧？」

林素娘說：「我殺不殺你？什麼事？你把南路招討使阮英給得罪了？」

「你不用問了，你殺不殺我吧？」

他知道軍營丟令有罪呀。

林素娘說：「我殺不殺你我得問問怎麼回事呀，你說明白。」

「我不說，你先說殺不殺我吧？」

「元帥我饒過你的死罪，你講吧。」

「哼，元帥，我把令箭丟了。」

「啊，你把令箭丟了？」

「元帥，反正你說不殺我了，你再給我一支令箭，回去我再闖營報號。」

林素娘是又氣又疼啊，你說我殺他我能捨得嗎？不殺他，這令箭丟了可不是小事呀，這要是在軍營裡頭亂軍之中把令箭踩壞了，丟失了，這倒好說，要是被番兵得去了。這可是件大事呀。

「元帥，你給我令箭，我回去吧，那個叫阮英的還在城上等著我呢，我不能言而無信哪，元帥你叫我回去吧。」

林素娘一看哪，唉！也就得這麼辦了。

「孟春達，你要是再把令箭丟了，我要你的腦袋。」

「元帥，你放心吧，這回我一定不能丟了。」林素娘二番又給他一支將令，孟春達把這支令箭拿過來，這回他可注意了，他把令箭插到背後，重新用勒甲縲牢牢捆紮。

「行了，元帥我走了。」

林素娘又派人送他呀，這也擔心哪，闖營還能不能闖過去呀？孟春達外面上了寶馬花斑豹，手拿這對獨腳銅人槩，催馬出了營門，後面宋軍還是給他觀敵瞭陣，孟春達催馬來到番兵營門附近說：「小於們，我又回來了。」

番兵一看那，我們這片大營簡直成他家的了，平道一樣，隨便出入。孟春達催馬就進來了，來到番營裡直接往裡殺，番兵一看那，趕緊稟報老王爺哈天棟吧，小番來到裡面黃羅帳：

「報告王爺，外面那員宋將又闖回來了。」

番王哈天棟一聽，「這簡直拿我番營不當回事了，哪一個出去抵擋一陣？」

「神力牛」哈雷押運糧草剛回來，說：「父王，怎麼著，外面宋軍闖營啊，有我在此，他想闖營比登天還難！來呀，給我抬過牛頭鏡。」